



我們
小時候

苏北少年

「堂吉诃德」

毕飞宇 著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毕飞宇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毕飞宇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我们小时候)

ISBN 978-7-02-012694-1

I. ①苏... II. ①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632 号

丛书策划: 陈 丰
责任编辑: 甘 慧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插 图: 猪 蹄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694-1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编者的话

大作家与小读者

“我们小时候……”长辈对孩子如是说。接下去，他们会说他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他们小时候不敢怎样，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他们小时候梦想什么……翻开这套书，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折射一个时代。

很少人会记得小时候读过的那些应景课文，但是课本里大作家的往事回忆却深藏在我们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朱自清父亲的背影、鲁迅童年的伙伴闰土、冰心的那盏小橘灯……这些形象因久远而模糊，但是

永不磨灭。我们就此认识了一位位作家，走进他们的世界，学着从生活平淡的细节中捕捉永恒的瞬间，然后也许会步入文学的殿堂。

王安忆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记忆也是，谁的记忆谁有发言权，谁让是我来记忆这一切呢？那些沙砾似的小孩子，他们的形状只得湮灭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下了。可他们还是摇曳着气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与描画着他人记忆的图景。”如果王安忆没有弄堂里的童年，忽视了“那些沙砾似的小孩子”，就可能没有《长恨歌》这部上海的记忆，我们的文学史上或许就少了一部上海史诗。儿时用心灵观察、体验到的一切可以受用一生。如苏童所言，“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却又非常清晰”。普鲁斯特小时候在姨妈家吃的玛德莱娜小甜点的味道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由此产生了三千多页的长篇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苏童因为对儿时空气中飘浮的“那种樟脑丸的气味”和雨点落在青瓦上“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记忆犹新，因为对苏州百年老街上店铺柜台里外的各色人等怀有温情，

他日后的“香椿树街”系列才有声有色。汤圆、蚕豆、当甘蔗啃的玉米秸……儿时可怜的零食留给毕飞宇的却是分享的滋味，江南草房子和大地的气息更一路伴随他的写作生涯。迟子建恋恋不忘儿时夏日晚饭时的袅袅蚊烟，“为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的远去而深深地怅惘着”，她的作品中常常飘浮着一缕缕怀旧的氤氲。

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生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动乱时期的中国父母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团花似锦的童年。“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苏童的童年印象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清贫和孤寂却不等于心灵贫乏和空虚，不等于没有情趣。儿童时代最温馨的记忆是玩过什么。那个时代玩具几乎是奢侈品，娱乐几乎被等同于奢靡。但是大自然却能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玩耍的场所和玩物。毕飞宇和小伙伴们不定期地举行“桑

树会议”，每个屁孩在一棵桑树上找到自己的枝头坐下颤悠着，做出他们的“重大决策”。辫子姐姐的宝贝玩具是蚕宝宝的“大卧房”，半夜开灯看着盒子里“厚厚一层绒布上一些小小的生命在动，细细的，像一段段没有光泽的白棉线。我蹲在那里，看蚕宝宝吃桑叶。好几条蚕宝宝伸直了身体，对准一片叶子发动‘进攻’。叶子边有趣地一点点凹进去，弯成一道波浪形”。那份甜蜜赛过今天女孩子们抱着芭比娃娃过家家。

最热闹的大概要数画家黄永玉一家了，用他女儿黑妮的话说，“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由妈妈把舵。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这家人竟然还从森林里带回家一只小黑熊。这艘大船的掌舵人张梅溪女士让我们见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兴安岭，带我们走进森林动

物世界。

物质匮乏意味着等待、期盼。比如等着吃到一块点心，梦想得到一个玩具，盼着看一场电影。哀莫大于心死，祈望虽然难耐，却不会使人麻木。渴望中的孩子听觉、嗅觉、视觉和心灵会更敏感。“我的童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的少年也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忍受力。我的早熟一定与我的等待和失望有关。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内容在疯狂地生长。每一天你都是空虚的，但每一天你都不空虚。”毕飞宇在这样的期待中成长，他一年四季观望着大地变幻着的色彩，贪婪地吸吮着大地的气息，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没有他少年时在无垠的田野上的守望，就不会有他日后《玉米》《平原》等乡村题材的杰作。

而童年留给迟子建的则是大自然的调色板。她画出了月光下白桦林的静谧、北极光令人战栗的壮美，还有秋霜染过的山峦……她笔下那些背靠绚丽的五花山“弯腰弓背溜土豆”的孩子，让人想起米勒的《拾

穗者》。莫奈的一池睡莲虚无缥缈，如诗如乐，凡·高的向日葵激情四射，如奔腾的火焰……可哪个画家又能画出迟子建笔下炊烟的灵性？“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天空无云，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的流苏。”

所以，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诉诸笔端。

如今我们用数码相机、iPad、智能手机不假思索地拍下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角落、每一道佳肴，然后轻轻一点，很豪爽地把很多图像扔进垃圾档。我们的记忆在泛滥，在掉价。几十年后，小读者的孩子看我们的时代，不用瞪着一张

张发黄的老照片发呆，遥想当年。他们有更多的色彩斑斓的影像资料，他们要做的是拨开扑朔迷离的光影，筛选记忆。可是，今天的小读者们更要靠父辈们的叙述了解他们的过去。其实，精湛的文本胜过图片，因为你可以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们希望，少年读了这套书可以对父辈说：“我知道，你们小时候……”我们希望，父母们翻看这套书则可以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作家加入进来，为了小读者，激活你们童年的记忆。

童年印象，吉光片羽，隽永而清新。

陈 丰

楔子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庄”，我的父母亲则是杨家庄小学的乡村教师。1969年，父母亲的工作调动了，我们一家要去一个叫“陆王”的村子。这一调，生活的谜底揭开了，五岁的孩子知道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是“杨家庄”的，我们家和“杨家庄”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舅舅、舅妈全是假的。去“陆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五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一件事，他的生活被连根拔起了，一敲，所有的泥土都掉光了，光秃秃的。

我们家在“陆王”一直生活到1975年。1975年，一切都好好的，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了，我们要去一个叫“中

堡”的镇子了——去“中堡”镇同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可十一岁的少年知道了，他的生活将再一次被连根拔起，他所有的玩伴将杳无踪影。

比起我的二姐来，我要幸运一些，我少颠簸了一次，我的二姐还在“东方红村”待过的呢。

比起我的大姐来，我的二姐又要幸运一些，我的大姐还在“棒徐村”待过的呢。

咳，这么多的地名，有些乱了，还是重点说一说我的“陆王村”吧。

就在“陆王村”，我知道了一件大事：我不只是和“杨家庄”、“陆王村”没有关系，我甚至和我周边的农田也没有关系，我的户口是“国家”的。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是我的一个邻居，他比我大七八岁——他的依据是我们家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一个孩子哪里能弄得懂“户口”、“国家”这样尖端的科技话题呢？我最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我背叛了自己的故乡，和“汉奸”也差不多——你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答不上来的。“国家”不可企及。等我知道“国家户口”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是一个青

年了。

当然了，我不会为此伤神，更不会去问我的父母。孩子的直觉是惊人的——我们来到这里，不会是一件光彩的事；孩子的世故也是惊人的——父母亲一直不说的事，你就永远也不要去问。

漂。漂啊漂。漂过来漂过去，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1979年，我们家离开中堡镇，去了一个叫“兴化”的县城。作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的生活又一次被连根拔起了。老实说，这一次是我向往的，一个崭新的“远方”在等着我呢。但十五岁的少年犯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最容易犯的错，我过于乐观了。在兴化，我们一无所有，连一个平米的住房都没有。我们一家就待在一个叫“人民旅社”的旅店里，所有的旅客经过“我们家”门口的时候，瞳孔里都有狐疑的目光。我也很狐疑。父亲说过的，我们“回老家”了，而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

破碎？一切都是临时的，敷衍的。我的家居然还有代号：201、203，每一床被子和每一个枕头上都有鲜红的“人民旅社”。到了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我至今不喜欢酒店的生活，多么豪华的酒店我都不喜欢。

艾青有一句诗：“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我发誓，在我读《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候，我的魂晃悠了一下，我觉得这句诗是我写的。诗的好坏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所谓好，就是有人抢在你前面把它写下来了。“新客”的感受是迷人的，在你还是“新客”的时候；“新客”的感受又是折磨人的，当你不再“新”的时候。我就此成了一个忧郁的少年。我时常怀旧。我想念我的“杨家庄”，想念我的“陆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镇”。在我的故乡，我坚定了一个想法，我有过故乡，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开了，分别丢在了不同的远方。我远远地望着它们，很少说话。十五岁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人斑。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切是注定的，在我出

生之前就注定了。

早在1957年，在我的母亲还怀着我大姐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成了“右派”了。“右派”这个词很有意思，我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坏人；好人呢，好人当然是“左派”。我们的政治向来就是站队的政治，你不是站在“左边”就是站在“右边”。回过头来想想，幸亏我不是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如果是，我想我会急坏的。在“左边”和“右边”之间，那是一个多么开阔和巨大的中间地带啊，它怎么就空了呢？它是怎么就没人的呢？它是怎么就没有楼盘的呢？心疼死我了。多好的地段哪，那么辽阔，它硬是抛荒了。

作为一个“右派”在1964年所生的儿子，我不是出生在张家庄就是出生在王家庄，不是出生在李家庄就是出生在赵家庄。这是一定的。同样，我不可能属于张家庄、王家庄、李家庄、赵家庄，我只是要经历它们，感受它们，看它们，听它们，抚摸它们。这也是一定的。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我很满意。没有比这更好的“人之初”了，我可以在大地上

开始我的人生。我的一切如同彩排，如同计划，一切都按部就班，乡村、小镇、县城、都市，很齐全。一天又一天，我从它们的背脊上“过”过来了。

我如此满意，需要感谢谁呢？这个问题难住我了——不，我没有感谢，关于这一切，没有什么人需要我去感谢。如果我一定要感谢的话，我只能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用他们半辈子的不幸和屈辱替他们的儿子争取到了广阔。这是奢侈的。但我不会对我的父母说。这样说很不孝，几乎就是骂人。

我只会说：“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这句话很沮丧，这句话很自豪。

事实上，我既不沮丧也不自豪。我很平静，是一个老人的语调：“命运让我这样，我就这样了。”

是这样的——

目 录



楔子

第一章 衣食住行	补丁	3
	游泳裤	9
	口袋	15
	袜子	23
	玉米秆	28
	汤圆	35
	蚕豆	42
	庙	51
	草房子	56
	家具手电筒	65
	家具热水瓶	71
水上行路	80	
第二章 玩过的东西	桑树	89
	鸟窝	97
	九月的云	103
	蒲苇棒	108
	蚂蟥	112
红蜻蜓	116	